

文學類大專社會組第一名 李欣恬

夜空星熠

「如果因為失去朝陽而流淚，那麼你也將失去滿天星斗。」

這句話陪伴我走過六年和癌細胞奮戰的漫漫征途，包括最後的截肢手術。

甫值花漾年華，一顆突然冒出的惡性腫瘤抹煞了所有笑靨，飛揚青春一下子黯成了桑榆晚景的蒼涼。十三歲時被確診患了罕見且好發青少年的惡性骨肉癌(Osteosarcoma)，自此求學路途便和一般的孩子不太一樣，常常以醫院為家，或是因半夜發高燒而遠從臺南北上掛急診，抑或因為 X 光檢查影像出現不明小白點而寢食難安。一路上歷經了十三次大大小小的手術，腫瘤切除與自體骨重建、細菌感染、癌細胞復發、人工血管阻塞、異體骨移植，所有的一切努力與治療都是為了保住左腳。然而在大學二年級這年，還是因為腫瘤猖狂的復發，不僅包覆大動脈，同時也將重要的神經血管緊緊嵌住，因而必須截肢。

醫生陳爸爸帶著我看了一遍 MRI 影像結果。他說：「大動脈和神經被包在腫瘤內，我懷疑已經變成高度惡性，如果等一下看肺部電腦斷層的影像，有腫瘤擴散到肺部，那就不截肢，讓你保留肢體到最後；但是如果肺部是乾淨的，那就還有機會，我會希望你截肢，妳還年輕。」

我的肺部是乾淨的。

醫生給我兩個選擇：「第一個是保留左腳，這樣手術會變得更麻煩，時間拉的更長，開了之後若情況太糟，臨時才決定要截肢會變得更麻煩，肢體需要切除的部分更多，很容易感染，腫瘤復發的機率很大很大，而且以後的人生就要承受永無止盡的麻痛，腳板也不能動，左腳變成累贅，已經無法發揮它的功能。第二個是拿掉左腳，這樣以後就不用再吃抗凝血劑，現在技術很先進，我會要技術師幫你量身打造一個最好的義肢，你很快就可以走路，還是可以做很多你想做的事。」

我知道自己無法一輩子承受那種第一次大刀的麻痛，也不想再陷入一個接著一個的手術輪迴，一直復發感染或是人工血管堵塞，所以選擇了後者。

靜靜的盯著那張電腦斷層影像，不知道我應該要有什麼感覺，畢竟剛剛和醫生討論後，自己決定要拿掉陪伴了十九年的左腳。沒有預期的大哭大鬧、沒有歇斯底里的崩潰嘶吼，只是茫然的呆坐著，心搖搖如懸旌，針刺般的恐懼湧進血液裡，扎入每一個神經，箝得我幾近窒息。

手術當天，在和大學摯友擁抱一個後，換上手術衣，帶著陪著我進入無數次手術房的嚕嚕咪玩偶，躺上刀房運送床，小心翼翼地不要拉扯到身上的點滴管，仰頭看見爸媽擔憂的眼神，才忍不住掉了一滴淚。到了手術室門外的大閘門，接下來只有嚕嚕咪可以陪我進去，大閘門像惡魔嘴巴，緩緩地闔起，厚重的隔離玻璃隔不住母親的眼神。

一直到進了手術房，開始貼心電圖感應器到身上，裝上手指夾，從昨天得知要截肢的訊息後一直緊繃的眼淚終於潰堤，視線變得模糊不清，溫熱淚水撲簌簌滑落臉龐，哭到不斷抽氣，好想撥開所有在身上的管子逃出這個地方，骨癌你不要再從我身上拿走東西了。

開刀房護理師姊姊輕聲問：「很害怕嗎？」
我搖搖頭。

「很難過？」她問。
我點頭。一邊試著平復自己的呼吸，否則呼吸道太緊縮，全身麻醉後他們很難幫我插管。

蓋上氧氣罩後，腦海中閃過好多細碎的畫面。
小時候出去露營在溪邊玩水的場景、在走廊上奔跑被兇巴巴教務主任叫住、騎腳踏車去家裡附近 7-11 買晚餐。第一次大手術後第一次下床學走路時，全身血液衝往腳底的麻痛加上傷到神經後的神經痛，痛到不自覺的扯自己頭髮，把嘴唇咬到流血，但還是壓不過從腳上傳來的陣痛、持續好幾個月，無數個被痛醒的夜晚，仰賴嗎啡睡著，不斷的發燒感染，打到手上血管都破掉，滿是瘀青，找不到可以下新針的地方。到後來經過好幾個月，慢慢可以拿著雙拐走路去學校上課，到不用拐杖輔助即可行動自如、高中伏案耕耘的日子、扛著一疊原文書回山上的宿舍、在下雨過後的晚上走路去全聯買食材和大口吸空氣、和朋友一起爬學校後面的十八尖山、獨

自到波蘭打工換宿與自助旅行，在異國舊城區的紅磚道上拖著大行李箱，明明零度以下卻滿頭大汗。

最後一個畫面是前晚母親睡著後，在深夜拿著黑字筆在左腳上寫下的文字，謝謝它這些年來陪我度過這麼多精彩的點點滴滴，也向它正式道別。

「放輕鬆，現在要打麻藥進去囉」護理師姐姐說。

醒來後，是一陣劇痛。

本能反應開始掉淚並呻吟，恢復室的醫生過來幫我打兩針神經的止痛針，並加強嗎啡的劑量，一陣疲憊感爬上身軀，昏昏沉沉之中，帶著一絲希望用右腳碰了碰原本左腳的位置，空蕩蕩的，左腳真的不在了。藥效開始作用，眼皮宛如千斤重，動了下右手，確認嚕嚕咪還在旁邊，捏著它的手就沉沉睡去了。

手術結束後，在中正樓住了幾天後，便轉到身障重建中心去。醫生幫我開刀切除了腫瘤，把癌細胞徹底消滅；然而，失去一隻腳的心理創傷是被身建中心遇到的各式各樣的人們給治癒的。轉到身建中心的第二天晚上，有兩個意想不到的訪客敲了病房的門。

「叩叩叩」，兩個推著輪椅的男生進來聊天，很年輕，二十歲出頭，車禍，脊髓損傷下半身癱瘓，推著輪椅還是可以打籃球、跳國標舞，還去沖繩潛水游泳，兩個有說有笑的，聽著他們的故事，真心欽服他們突破輪椅囹圄，軒翥而翔飛的勇氣，這樣的認真過生活散發出來的氣場好耀眼。至今仍然對他們的來訪充滿感謝，他們就像濃濃閨霧中出現的一絲朝暉，以燦耀的陽光趕跑了陰鬱；彷彿馥郁的花田，驅除一室晦暈的溼氣，讓我知道自己有多麼幸運，還有一隻腳，穿上義肢後還是可以走路，可以繼續完成夢想，翱向屬於自己的一片曠闊無垠的清朗。

一天早晨，身體狀況還不錯，便拄著雙拐到外面走走，瞧瞧已近一個月沒有接觸的外頭世界。陽光順著枝葉輕輕地滑溜下來，點點光暈在起伏的街面閃閃爍爍，徐徐微風恍如染上了朝陽的味道，拂面溫柔繾綣。深深吸了一口新鮮的空氣，沒有醫院刺鼻的藥水味，一抹笑意在心中暖然，突然有種活著真好的滿足。

雖然失去了一隻腳，經歷了一些痛不欲生的疼痛，但是在這段旅程中，我收到了來自四面八方的關懷，遇見了好多天使，抑或熟悉的摯友，抑或素昧平生的陌生人，

對我而言，我的骨癌也許是「A blessing in disguise」，它給了我和別人不一樣的童年，也給了我好多寶貴的經驗，開拓了我的視野，使得我感受到社會上的溫暖，更啟發了我對各領域知識的好奇與熱愛。誠如一位住院醫師寫給我的鼓勵卡，他寫道：「比起同年紀甚至更大的孩子，或許妳受了比較多的苦，但相信，妳也比他們多出許多面對人生關卡的勇氣與毅力。」左腿上所留下的疤痕，是撐過無數手術的戰果；而這些在醫院的經歷，正是我每一次碰到困難不願放棄時，源源不絕的能量來源。

人生的路途上，崎嶇邇迤、荊棘蔓生，顛簸難免，躓踣難免。有些人選擇陷入絕望深淵，有些人卻在顛蹶中站起，掙脫舊殼桎梏，蛻變成翩舞的蝶。正如我最喜歡的一句話，「如果因為失去朝陽而流淚，那麼你也將失去滿天星斗。」當你正處於晦暗幽壑的絕望時，別忘了抬起頭，仰觀那星光熠熠，耀眼斑斕的蒼穹。

畢竟，生命是如此美好。